



水經注疏要刪

ル 5
3096
1



與



無

經

注

疏

黃志平
謹題

門 5
號 3096
卷 1

尚緒一己
觀濤直勁

水經注疏要刪自序

自全趙戴校訂水經注之後羣情翕然謂無遺蘊雖有相襲之爭卻無雌黃之議余尋繹有年頗覺三家皆有得失非唯脈水之功未至卽考古之力亦疏往往以修潔之質而漫施手澣者亦有明明班班而失之眉睫者乃與門人熊君會貞發憤爲水經注疏稿成八十卷凡酈氏所引之書皆著其出典所敘之水皆詳其遷流簡牒旣繁鐫板匪易而日月已邁恐一旦填溝壑熊君寒士力亦未能傳此書易世之後稿爲何人所得又增一趙戴之爭則余與熊君之志湮

水經注疏要冊自序
一
矣因先刻其圖又卽疏中之最有關係者刺出爲要
刪其卷葉悉依長沙王氏刊本以便校勘大抵考古
者爲多以實證無可假借也其脈水者爲略以文繁
非全疏不明也趙之襲戴在身後一二小節臧獲隱
匿何得歸獄主人戴之襲趙在當躬千百宿臧質證
昭然不得爲攘奪者曲護謝山七校用力至勤精華
已見趙書中間有趙氏所不取者終非淺涉可及朱
箋多挂荆棘所以來誠甫之白眼但獨闢蠶叢何必
不爲五丁之先導孫校躋駁此事本非當家而名震
一代不嫌爲耳食者鍼膏肓其他未有專書而於此

注表異同者亦間爲論斷張湯據案未免過酷然當
衆家攘臂之間亦似不得談笑以解紛也
光緒乙巳秋八月宜都楊守敬序於菊灣

楚北楊君惺吾博覽羣籍好深湛之思凡所論述妙
悟若百詩篤實若竹汀博辨若大可尤精輿地之學
嘗謂此事在漢以應仲遠爲陋在唐以杜君卿爲疏
此必有洞見癥結而後敢爲斯言所謂眼高四海空
無人者也所撰歷史輿地圖貫穿乙部隋書地理志
考證算及巧曆而水經注疏神光所照直與酈亭共
語足使謝山却步趙戴變色文起梅村未堪比數靈
緼歲久煥若神明曠世絕學獨有千古大雅宏達不
我河漢光緒己卯十二月文昌潘存

此文昌潘先生孺初二十年前題語也愛我之深

不覺推之溢量今先生墓木已拱而吾書方成過情之譽何堪告人期許之私聊以志知己云爾癸卯仲冬守敬記

水經注疏凡例

自閻百詩謂郭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七而後郭璞撰水經之說廢自水經注序出不言經作于桑欽而後來附益之說爲不足憑前人定爲三國時人作其說是矣余更得數證焉沔水經東過魏興安陽縣南魏興爲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趙氏疑此條爲後人所續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經之明證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東入白溝而經明云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此又魏人作經之切證又劉璋分巴郡置巴西郡而夷水漾水經文只稱巴

郡蜀先主置漢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經文不稱漢嘉涪陵他如吳省沙羨縣而經仍稱江夏沙羨吳置始安郡於始安而經仍稱零陵始安蓋以為敵國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經不下逮晉代之證也

至於注中之文出於酈氏後者如漾水篇中之長松縣是隋開皇十八年所置已為趙氏拈出今予覆校夷水篇之宜都縣是陳天嘉三年所置齊則戴氏所增改他若梁武新制之郡縣注中所載甚多不第引吳均之語為不比也此皆後人羸入

古書言水名稱錯出源流參差酈氏以互受通稱說之遂覺渙然冰釋此例實發之禹貢禹貢江漢朝宗於海蓋以二水並大非一水所得專其名故並稱之班孟堅識此例故湖漢水豫章水同流而各言入江西漢水潛水同流而各言入江其他入河入海之水如此者尤多水經淇漳聖巨等水並言入海亦此例皆酈氏所謂互受通稱者也前人引而不發至酈氏始明言之真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詳要刪中亦有班氏未言而酈氏引伸之者班氏謂恒水入滌衛水入滹沱以恒衛釋禹貢以滌滹沱綴職方酈氏

謂恒卽滌衛卽滹沱今本缺滹沱篇以滌水例之當必有此說互受通稱而後知禹貢紀恒衛不言滌滹沱之故近儒謂恒衛雖小曾所致力故載之滌滹沱雖大無所見功故略之吾不知恒代陵谷之間古昔有何泛濫沾淀汗下之地今日方成澤國耶知酈氏每樹一義上下千古矣

顧亭林推朱箋爲有明一部書趙氏則多駁擊良由朱氏著書太多未以全力赴之故不免有得失然徵引秘文自非胸羅九流者不能且不輕改古書在明人實爲罕見只如酈引地理志並載王莽改名其與今本漢志異者趙氏必一一據改安見今本水經注必誤今本漢志必不誤也

自朱氏校此書後項駟復刻而掩爲已有又多刪削故其撲塵之功多隱黃晟本因之而朱氏原本遂微王氏合校例云全載朱氏而遺漏甚多想其所據爲黃氏本未見朱氏原本也趙戴亦似未見詳要刪中

全氏之書最爲後出王氏稱慈谿林頤山斥爲僞書余按其書精華已多見趙書中而其改訂字句則與趙十同八九全爲趙書作序則採其說自在意中惟戴所獨見者亦間有同之則或王梓材之所爲然中

有趙所不載者雖未必一一皆當自非沈酣此書者不能謂盡屬子虛亦太過王氏合校本一概不錄殊爲可惜

全戴趙之相襲人人疑之而未有定說余今核之趙氏校訂字句一一臚列原書此非取諸他人無容擬議全趙生前本互相推挹趙書載全說毫無假借其有與近刻全書不同者則有五校七校之異全書之從趙訂者則概不著所出未免掠美此或出後人校改未必皆全氏之舊

趙氏之襲戴者甚少然亦間有一二緣趙氏所訂皆著所出其不著所出者保非戴本當是梁氏伯仲所爲盧抱經之言應不誣也唯經注混淆之故戴氏條例分明確鑿不易趙氏所訂約略言之終不瞭然故段茂堂經韻樓集力以校正經注之功歸之戴氏又見趙氏校定字句皆有所本亦不能無疑特以問諸梁伯子惜余所得清白士集無蛻稿未知其所答如何或亦有難言之隱竟不答之

至於戴之襲趙則昭然若揭今觀王氏合校本雖百喙不能爲之解者若以趙氏所見之書戴氏皆能讀之冥符合契情理宜然余謂事同道合容有一二豈

有盈千累百如出一口余今所訂凡有趙氏所未檢出者何止數百事皆故書雅記初非僻典何以戴氏亦未能訂之耶且有趙氏未檢原書以臆定而誤者戴氏亦卽貿然從之此又何說

戴氏所訂但言近刻之訛亦未嘗以其所訂者一一稱爲大典本而其進呈序文則謂皆大典本此則欺世之甚觀孔繼涵所爲戴氏遺書序言東原之治水經也始於乾隆乙酉夏越八年壬辰刊於浙東未及四之一而奉 召入京師與脩四庫全書又得永樂大典內之本而以平日所得詳加訂正云云則孔氏

所刊乃是戴氏重訂次序之本卽浙東所刊未全之底本其時戴氏未見大典本何以其所訂一一與官本相同則知戴氏得見趙本以其書未刻略爲改訂冒爲已作而又盡刪趙氏識語以泯其迹厥後得見大典本遂居爲奇貨此其不可問者

若謂大典本是宋刊善本故多與趙訂相同此亦不然此書宋本明代謝耳伯見之孫潛見之 國朝錢遵王藏之乾隆間沈大成亦見之若果有與趙氏所訂同者何以謝耳伯孫潛等所校之字不過百一而亦未與大典本同尤可證者曹石倉藏書最富所撰

名勝志幾以水經注全部彙入其所訂爲趙氏所不收者尙千數百字而其沿誤與朱本同者亦不少若謂曹氏不見宋本耶何以異同間出且有遺文若謂曹氏見宋本耶何以不能與趙戴同耶乃知大典本與朱本實不甚有異同張石洲之說自不誣戴氏所稱刪正四五千字以爲皆從大典本出然乎否乎若云大典本尙在謝孫等所見本之前則寰宇記長安志所引水經注諸逸文何以不能皆備是知大典本亦是殘五卷之本不能出崇文總目以前且分三十五卷爲四十卷是何聖從所爲大典本不聞是三

十五卷之舊知其所見亦不能出何聖從之先况鈔本奪誤必多有時戴改反不如朱本者亦職斯故孫伯淵詞章之士於地理學甚疏王氏合校本錄之則以其名重之故余按其所校多引山海經與畢校本合畢本故出伯淵手此當非僞作而地望多疏不值與趙戴作輿臺乃自稱開卷便知經注錯亂又言以史記索隱等校之不知索隱引此注絕少也顧千里跋謂其用功甚深對客瀾翻不須持本此亦由千里地學不深見段茂堂經韻樓集故推之過當王氏雖錄之亦有微辭吾甚惜王氏不爲伯淵藏拙也

當酈氏時滇黔之地淪於爨謝兩漢州郡所在未必一一得實然去古未遠必猶有縮籍可尋觀於橋温亂流豚鬱異氏婉轉以求合班書必不肯鑿空附會惟葉榆水截温水而下浪水枝津逆東江而上更始水下入酉陽穀水東逕烏傷頗乖地勢必其所據之圖未精遂致斯謬其他固未可憑臆移易也而陳氏未明互受通稱之例又不計其中有變遷流移但據今日之圖與酈氏不甚合別爲水經注西南諸水考以駁之將豚水移而南而酈氏所指兩漢故縣盡行易位曾不思武帝伐南越由夜郎下牂柯必不踰南

北盤江始行登舟也王氏合校本不錄陳書似有微

意陳氏所著漢志水道圖說弊與此書同

酈氏所稱故城以括地志後漢書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證之多有未經移徙者段茂堂遂謂但是舊縣卽稱故城余以爲不然以北魏地形志照之如易陽有易陽城館陶有館陶城清淵有清淵城皆漢晉故縣也而諸書多以北魏之縣仍是故城此由故籍無徵然不得謂魏收之無據可知酈氏所稱故城初非率筆亦有實非故城亦稱故城者本爲廢縣而不稱故城者或由傳寫之差大抵可以鉤稽得之正不必

堅執一說也

凡例

七

酈氏書中左右互錯東西易位亦不一而足此本形近易訛按圖考之可以十得其九亦有變遷脈水尋源合否立見汪氏爲圖任意倒置非論證也

酈氏於兩水枝津相通者多交互出之而讀者往往忽之雖趙戴不免然此之津逮不容差池故要刪中亦多載之以諗讀者

酈氏固多好奇而亦故以示博凡引故事而各書有異同者多裁截錯綜貫爲一條若非遍檢其所出但據一二書釋之鮮不誤者然有竟不得其所出俱載要刪中海內博雅有以教我亦吾師也

全氏因汾水注引左傳臺駘實沈一條謂酈氏經學之疏不思酈氏博採賈服並徵京杜且有獨出已見爲四家所不能分別者其精研盲左幾非專家所及至其史學徵引史漢封國之處亦多爲司馬貞所不能知者余嘗謂酈氏此書固地理之專家亦經史之鎖鑰非讐言也

全氏以經頂格注水者低一格其泛引故事者再低一格以清眉目然古人無此體裁趙氏以注釋水者作大字其不關經流者作小字此式始明許相卿之

史漢方駕李元陽之刻十三字注疏然古書實無此例往往有本一書而割裂爲大小字者故吾書一仍其舊至若注中有注古書多有之不妨再作雙行酈氏所引之書多有不見於隋唐志者大抵自元魏以前地理之書搜羅殆盡明人刻本首冊臚列所引書目不及其半何義門不加詳審遂謂不及劉昭之博今別爲目錄一篇冠於書首乃知續志補注非其倫也

全趙戴並一代鴻儒其才其學均非守敬所敢望而守敬此書則駁斥之不遺餘力未免有工訶古人之咎然諸家考古之功與脈水之力實有所未逮者兩造俱在知我罪我所不計也

綜而論之此書爲酈氏原誤者十之一二爲傳刻之誤者十之四五亦有原不誤爲趙戴改訂反誤者亦十之二三此余所爲不能不斷斷也此鈔初擬凡駁詰諸家者皆錄其原文然本因注疏太繁摘出以存吾書之梗概若備引諸家原文則篇幅亦多因念王氏合校本今通行卽據以爲次第只錄經注標題並注某卷某葉左右使閱者一檢卽得

水經注在唐代似未通行故顏師古魏王泰太子賢

司馬貞諸人皆不甚重其書杜君卿且妄肆譏彈謂
爲僻書徐堅歐陽詢李善李吉甫亦第略引證之惟
張守節史記正義大加甄錄至宋樂史宋敏求乃視
爲要典又至王伯厚胡身之奉爲準則而所見之本
已多訛誤明代若孫潛楊慎謝耳伯朱鬱儀皆嘗致
力而未闢荆棘最後曹石倉以古昔州郡割截入明
代之府縣非用力之深不及此 國初顧亭林閻百
詩胡渭生顧景范雖未臻堂奧已大啟門庭惜劉獻
廷水經注疏黃子鴻之水經注圖均未見傳本至全
謝山趙誠夫戴東原以全力赴之故爲特出其時有

沈炳巽之集釋訂譌四庫著錄間引見趙氏書中據
館臣所訂亦多謬誤近時有沈文起之注疏稿本汪
梅村之水經注釋均未刊板吾不得見然吾見沈氏
之左傳補注發明無多又見汪氏水經注圖與酈書
多不照其改訂錯簡亦任意移置其書卽傳恐亦所
見不逮所聞惟周方叔之卮林考古功深爲酈亭諍
友董方立之遺稿脈水事密亦善長忠臣所惜周不
詮全書董僅有殘稿至若張匡學之釋地絕無心得
楊閔之匯校祇同鈔胥所謂自鄙無譏者矣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水經注疏要刪卷一

宜都楊守敬撰

河水

經崑崙墟在西北

言河源者當以漢書西域傳為不刊之典以今日輿圖證之若重規疊矩作水經者不能知葱嶺即崑崙山又見史記大宛傳贊云惡睹所謂崑崙漢書張騫傳贊亦云爾遂以崑崙置於葱嶺之西酈氏似亦知崑崙即葱嶺而不敢質言又博采傳記以敷合之遂與經文同為悠謬

注崑崙說

崑崙說未詳何人所撰他書亦未引

注上曰增城

趙戴據淮南子改層城按楚詞亦作增城不必改

注禹本紀與此同

當酈氏時禹本紀未必存當是據郭注山海經

注自崑崙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

此酈氏總言之文今本山海經計一千九百里然

以今日道里計之亦不止千九百里即此又可知

山海經之崑崙亦即指葱嶺

注天子自崑崙山

戴刪崙字按此酈氏隳括穆天子傳文傳中崑崙
屢見無直稱崑山者

經其高萬一千里

此河圖括地象文見王逸離騷注而史記大宛傳

漢書張騫傳贊注並云高二千五百里

注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按廣雅作萬一千一百一十三里一十四步疑今

本淮南子及此注皆有脫誤 釋迦方志引淮南

作高萬一千一百里十四步二尺六寸廣雅亦作

二尺今本淮南作三尺誤也

注五害之屬水最為大 又命曰川水也

左二

自五害至此管子度地文本書川水下有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十字不當刪又枝水下有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十四字

經河水出其東北陬

右三

全云河水出其東北陬七字斷無分割作二句之理舊乃妄割注文分配按全說是也

注物理論曰河色黃者眾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

左三

自河色黃至一曲一直並楊泉物理論文見御覽

六十 趙氏截上十六字為小字而以下二句為大字可謂武斷戴氏亦不考御覽以為上十六字雜在爾雅之間不知本物理論引爾雅也

注述征記曰

右四

述征記本言盟津之河而酈氏載於此者為濁字作證佐耳御覽九百引作伏滔北征記

經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左四

海內西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水經之渤海本於此然山海經所

云渤海即指鹽澤而作水經者兼採西山經文故置於此遂成大錯酈氏乃以敘崑崙之水其實經注不相應也

注而注于馮逸之山

左四

此句當亦山海經逸文

注阿耨達大山 山即崑崙山也

右五

阿耨達即于闐南山今為岡底斯山然則酈氏未嘗不知于闐南山即崑崙山

注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

右五

今本穆天子傳作而豐隆之葬亦闕誤戴氏據

西山經郭注改之而不言其所出若以為大典本者凡戴氏校之是者大抵皆本他書

注在西域之東

右五

東字當作西或作西南

注康泰曰

左五

此注下文稱康泰扶南傳隋志不著錄御覽亦屢引之又御覽二百五十九引康泰吳時外國傳按南史海南諸國傳序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然則吳時外國傳其總書名扶南傳又其書之

一種此言天竺安息月氏當吳時外國傳文也

注兩岸相去咸八十步

左五

佛國記作減八十步即後文所謂減由旬者左傳昭十四年傳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服虔讀減為咸蓋古字通

注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

左五

張騫由北道甘英由南道故皆不至罽賓然西域傳言自武帝始通罽賓則漢使固常往來也

注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縣度

左五

西域傳云盤石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

里行者騎步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按上文既云長者三十餘里下乃云二十餘里乎仍以西域傳為是考魏書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足知二十里之訛又元奘西域記烏刺尸國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温彌羅國即罽賓也

注烏秣之西有縣度之國

右六

趙釋曰後漢書章懷注引西域傳云云按章懷所引西域傳即漢書西域烏秣國傳也趙未檢及注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

右六

漢書西域傳作山居田石間似當以此爲是又傳
無所謂獫狁飲句師古云如獫之爲此當是漢書古
注語故酈氏得引之師古襲之而沒其名耳例見
余漢書古注輯存

注有白羊小步馬

右六

戴據漢書改白草按羊馬對舉當是今本漢書之
誤

注迄于南海四五萬里也

左六

戴刪五字按五字不當刪

注以旃木爲薪

左七

朱箋曰旃下脫一檀字中阿含經云諸樹香以赤
旃檀爲第一智度論曰一切木香中牛頭旃檀爲
第一 此條王本不載王氏稱全錄朱箋其實脫
漏甚多以王氏未見朱氏原本但據黃晟等本耳

注端正殊特

左八

趙戴改殊好按佛國記本作殊特

注無不摧伏

左八

戴改摧服按佛國記本作摧伏

注置我樓上

左八

佛國記本作置我樓上四字最明了戴改爲上我

置樓上反費解此必大典本之誤文

注卽以兩手將乳

右九

宣四年楚人謂乳穀釋文穀奴口反漢書敘傳注如涓曰穀音搆牛羊乳汁曰搆朱氏說是

注賊知是母 二父王作是思惟 今二塔猶在右九

佛國記作賊知是我母此脫我字云二父王者一
是其生父本國王一 是其收養國王詳見佛國記
戴改二父王作父母非二塔謂二辟支佛塔也戴
改二作其亦非戴氏未檢佛國記特望文改之

注怖懼心伏

左九

朱箋言舊作怖懼心誠據佛國記改為怖懼心伏
趙氏乃謂其自相異同未得其旨

注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

右十

當以入池洗浴斷句戴刪下池字非

注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

右十

按出大華嚴經

注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

右十

按出大善權經

注太子與難陀等撲角力射箭入地

右十

按出因果經

注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尙一冷

一煖

右

按御覽七百九十七引外國事曰昔太子生時有二龍

一吐水一吐火一冷一煖今有二池尙一冷一煖

注王曰去宮一據據左一據據右晉言十里也

右

朱箋曰此處字誤當作王田去宮一據據左一據據者晉言十里也佛國記云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樹下觀耕處可證項駟黃晟本刪朱氏按語直作王田趙戴從之改右作者戴並刪據左一據句據此似趙戴亦未見朱氏原本

注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

左

增一中雜長四阿舍和須密論并云二十九出家佛祖統紀定為二十五出家而梵網無相三昧寶藏等經皆云三十成道

注外不能陵

左

朱箋曰當作外道不能陵其說是也佛國記外道怖懼心伏是其證王氏未見朱氏原本故遺之

注有石柱圍丈四五

右

圍丈四五丈自通戴改作四五圍則二丈餘矣高三丈餘而圍二丈餘尙稱石柱乎

注佛一一以指畫石

右三

史記大宛傳正義引括地志作佛一一以指畫石
戴校是趙說非

注恆水又西逕王舍新城

左三

李光廷曰今恆水無西流者此及下西逕迦那城
南疑皆東字之誤佛國記所稱順恆河而東西祇
記遊跡不關水道

注山是青石頭似鷺鳥

右古

史記大宛傳正義引括地志作石頭故戴氏據增
一石字

注恆水又東到多摩黎帝國 釋氏西域記曰大秦
一名黎軒

右十六

熊會貞曰大秦即古羅馬為今意大利恆水不得
至之酈氏以法顯之多摩黎帝牽引黎軒已為蔓
衍趙戴改黎帝為黎軒尤誤 俞浩西域考古錄
曰古之多摩黎帝今亦稱底里所屬葛支港口古
日擔袂又云多摩黎帝海口為今之孟加刺部之
古里噶達

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

左十六

以上海內西經文今本山海經脫郭璞此注

注是謂丹水飲之不死

右十九

今本地形訓亦作丹水王念孫曰丹水本作白水此後人妄改之也楚辭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注曰淮南言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文選思元賦灑白水以為漿李善即引王注御覽四亦云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則舊本皆作白水明矣

注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

右十九

今本山海經無此文戴氏不悟為今本之脫而刪

之非是

注東海之亥地

左十九

趙氏據黃省曾本改東作北按十洲記本作北何用引黃省曾本然博物志引亦作東

注周回繞匝山東南接積石圃

左十九

戴改作周匝繞山按博物志亦作周回繞匝但山下無東字又以下三句例之石下當有之字

注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

左十九

戴改活作闊趙戴並從黃省曾本改至作近按朱本作活作至皆是

注去咸陽三十六萬里

左九

博物志引作三十六萬里釋迦方志同則今本十洲記三作四誤世本據以改三作四趙戴從之非也

注其北戶出承淵山

右三

今本十洲記出作山戴改山然出字是也

注上有金臺玉闕

左三

此上戴本有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八字乃據十洲記增非大典本也

注亦元氣之所合

左三

合十洲記原書作舍是也趙意改爲舍非戴氏從之此亦戴襲趙之證

注難言浮圖調康泰之是矣

左三

戴改浮爲佛是上增傳字按浮佛聲相近傳字亦不必增

注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

右三

神異經相傳張華注此云敘未知其審

注下有迴屋仙人九府治

右三

神異經原書作下有迴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此有脫文

注榮氏注云

路史前紀二注引酈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僊治
在五方按李善遊仙詩注及御覽十七此二語俱
引作遁甲開山圖榮氏解羅氏以為酈說疏矣
經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
流

戴氏據通典刪河水以下七字按唯南當作北耳
杜君卿行文截去之豈得便據刪

注山海經曰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西北入禹所導
積石山

此海內西經文所云渤海即蒲昌海以今大積石
山言之則東南入積石而後西北流耳 通典曰
孟堅又云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
出杜氏不信河有重源是史漢皆不足據矣誰謂
君卿之書為不刊之典哉 董氏謂渤海當即指
札凌鄂凌諸海余按山海經之河水入渤海又出
海外蓋謂潛流也則以渤海屬蒲昌無疑非謂札
凌鄂凌諸海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水經注疏要刪卷二

宜都楊守敬撰

河水

經又南入葱嶺山

右一

山海經禹本紀爾雅淮南子皆言河出崑崙漢書則云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不言崑崙至康泰佛圖調始以阿耨達山即今岡底斯山為崑崙而涼土異物志又以葱嶺為禹記所云崑崙以今日水道證之葱嶺及岡底斯山綿亘數千里則謂葱嶺及于闐南山並古崑崙皆不差遠意而作水經者惑於崑崙去崧高五萬里之說遂以崑崙置於葱嶺

之上不知葱嶺于闐之西水皆西流安得有南入葱嶺之水酈氏又惑於東方朔淮南子並此經文故雜引各書迷離恇恍莫衷一是又以葱嶺于闐西流之水亦目爲河源以附會經文總由當魏時西域雖通朝貢未入版圖故不能質言之也

注西去休循二百餘里

左一

熊會貞曰漢書西域傳凡言東西南北至某處若干里者惟鄯善國言西北去都護治所千東西南北主彼言謂至彼方某處若干里也酈注敘西域諸國本西域傳而改至作去此句西去休循亦本西域傳西上葱嶺則

休循之文其東西南北仍主彼言下文引應劭說析支

東去河關千餘里及澆河城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黃河城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之類亦然元和志則凡言東西南北至某處若干里者東西南北亦主彼言如言京兆府東至東都八百三十五里東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是也凡言東西南北去某處若干里者東西南北則主此言如渭水在萬年縣北言渭水北去縣五十里渭水在咸陽南言渭水南去縣三里是也寰宇記凡言至言去者亦同此例孫氏星衍號爲通儒而不知元

和志之例孫氏校刻元和志改渭水北去他復何

論茲特拈出使讀諸書者分別觀之

注又逕難兜國北

右二

熊會貞曰據注河水一自葱嶺西流逕難兜國北

一自葱嶺東流逕無雷國北則難兜在西無雷在

東漢書西域傳云難兜西至無雷西字乃東字之

訛徐松作西域傳補注不能正之

注又云犁靬條支臨西海

左四

按西域傳云烏弋山離國西與犁靬條支接行可

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此下言暑溼田稻往

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皆指條支言是漢志所

云臨西海者但指條支一國酈氏連上文加犁靬

二字於條支之上此刪節之過

注或河水所通西海矣

右五

此酈氏為經文南入葱嶺作調人耳其實不然也

注故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

東為河源禹記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

源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者也

右五

異物志之說最為明了故以葱嶺為崑崙是矣而

又引張騫不達于崑崙是以崑崙在條支之西矣

要册卷二
三
亦惑於史漢之說也

注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六右

熊會貞曰今之雅璫雅爾河卽酈注之葱嶺河北派今之託隆河卽酈注之葱嶺河南派今二河東流至阿克蘇東南會和闐河合爲塔里木河東流千餘里入羅布泊酈注則分敘葱嶺河南派東合于闐河爲南河東流入牢蘭海葱嶺河北派爲北河東流入蒲昌海驟觀之似與今水道不同於是胡氏渭分圖南河入牢蘭海北河入蒲昌海汪氏

士鐸圖南北河分流入蒲昌海董氏祐誠又謂南北二河至注賓城南始合流按葱嶺河合于闐河處至羅布泊千餘里至古注賓城亦千餘里縱古今水有變遷亦斷不至千餘里之遙懸殊若是蓋酈氏雖分言南河北河自合于闐河後實通爲一水此互受通稱之例實自禹貢始禹貢江漢朝宗於海蓋以二水並大非一水所得專其名故並稱之班孟堅知其例故湖漢水豫章水同流而各言入江西漢水潛水同流而各言入江其他入河入海之水如此者尤多水經淇漳聖巨等水並言入

海亦同此例而酈氏書中言互受通稱者更不可
枚舉此注敘葱嶺河南派合于闐河為南河並引
西域記南河自于闐東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
海則南河本指于闐河言即經河水二源之南源
也葱嶺河南派自合于闐河有南河之稱遂並其
上流亦被以南河之名故注敘北河云自沙岐東
分南河又云北河東逕南河之北耳對葱嶺南派
言葱嶺北派為北河對於闐河言葱嶺南北派為
葱嶺河皆為北河即經河水二源之北源也南北
二源勢均力敵並流入蒲昌海故酈氏分言到底

與禹貢江漢朝 宗於海正同胡汪諸人未知其例
耳

注又立其前王質子 尉屠耆為王 左八

按西域傳前王質子在漢坐法下蠶室前王死故
不遣尉屠耆當是後王質子然西域傳稱尉屠耆
為後王之弟而傳介子傳言當更立前太子之在
漢者又小有參錯

注敦煌索勳云云 右九

此必華嶠謝沈等書所載今失傳耳全氏以為烏
有事亦非

注至墨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

左九

熊會貞曰按西域傳作三百與此同不作八百趙戴誤改何也且以地望準之樓蘭去墨山比烏壘為近安有去烏壘千七百餘里去墨山反千八百餘里耶趙戴失考甚矣

注故彼俗謂是海為牢蘭海也

左九

熊會貞曰樓蘭牢蘭一聲之轉注言南河入牢蘭海北河注泐澤即經所謂蒲昌海其名各異胡氏渭遂分圖南河入牢蘭海北河入蒲昌海不知經言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

昌海注敘葱嶺河南派與于闐河合後東注牢蘭

海則牢蘭海為蒲昌海無疑括地志蒲昌海亦名牢蘭海况注

引西域記明云二支謂南北二河也北流逕屈茨烏夷禪

善入牢蘭海則南北二河並入一海審矣其敘所

入之處稱名各殊者蓋酈氏好奇雜出以廣異聞

全書之例皆然今特發其凡於此

注上承北河于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

左十

熊會貞曰上文先言北河分為二水枝流出焉後

言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則枝流分出在疏

勒之西此當作枝水上承北河於疏勒之西東北

流逕疏勒國南乃傳刻者將西東二字誤倒耳

注耿恭以戊己校尉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左十

耿恭傳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
寵為己校尉屯前王標中城所云後王前王者車
師後王車師前王也左鹿蠡王擊車師殺後王而
攻金蒲又云車師後叛與匈奴共攻恭此疏勒城
在車師之確證注以疏勒城為疏勒國誠為謬誤
胡三省通鑑注謂此為後部之疏勒城是也而洪
亮吉乃以安西西州白墩子傍之疏勒泉當之是尙
在玉門關之內何以本傳云范羌隨王蒙俱出塞

迎恭乎恭傳又云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
情告恭又給以糧餉後王即指車師後王國也後
漢書注金蒲即蒲昌縣城近車師後王庭今阜康
縣地柳中後漢書注以為在西州縣今土魯番地
近車師前王庭南去安西幾二千里稚存名通地
理而實汨之

注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右二

貳師刺山事李廣利傳不載耿恭傳昔上有聞字
知此事得之傳聞御覽三百四十五引後漢書云云即
本耿恭傳也

注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

左十一

熊會貞曰漢書西域傳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疏勒國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十里言莎車去長安都護遠於疏勒似莎車在疏勒之西於是後漢書西域傳因之莎車國下云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疏勒國下云去洛陽萬三百里並云莎車東北至疏勒不知漢書西域傳里數多誤未盡可據蓋莎車確在疏勒東南可卽以西域傳定之傳云莎車西至疏勒五百六

十里又云疏勒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就莎車言莎車在疏勒之東就疏勒言莎車在疏勒之南合觀之是莎車在疏勒之東南無疑又有可旁證者蒲犁北至疏勒五百四十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依耐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東北至莎車五百四十里疏勒在北莎車在東則莎車在疏勒之東南明矣故酈氏敘北河枝水自疏勒東逕莎車至爲有識惟漢時自車師前國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則疏勒在河北莎車在河南

西域傳言葱嶺只一源蓋

不數蔥嶺南河諸地志皆以葉爾羌當莎車而注敘北河
枝水逕莎車國南則在河北與漢書至莎車爲南
道之說不合董氏曲爲調停謂莎車城在北河之
北兼南有葉爾羌地殊爲牽強余謂此當作北河
又東逕莎車國北在前逕流南河之北下而誤出
於此也

注漢武帝開西域屯田于此

左

漢書西域傳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徐松曰下
言披莎車是地近莎車故水經注以爲自輪臺徙
莎車第通檢漢書絕不見莎車屯田之事且遠於

烏壘千餘里非都護與田官相近之意疑莎車爲
車師之訛徙田北胥鞬卽下傳別田車師特水經
注已然是酈氏所見漢書已同今本

注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

右

熊會貞曰漢書西域傳烏孫治赤谷城徐松曰後
魏書云居赤谷城後西徙葱嶺中是烏孫在山南
之證今阿克蘇城北鹽山土色純赤疑卽其地又
曰水經注水導姑墨西北厯赤沙山東南流逕姑
墨國西赤沙山疑卽赤谷今之鹽山姑墨西北正
溫宿之北是徐氏以鹽山爲赤谷在漢北山之南

矣但考西域傳烏孫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又烏貪訾離國西與烏孫接匈奴烏貪在北山之北康居大宛在北山之西北是烏孫地全在北山之北不應其城獨在山南則其南雖與姑墨龜茲等國接實隔山也按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名温肅州西北三十里至粟樓峯又四十里度拔達嶺即木素爾嶺又五十里至頓多城即烏孫所治赤山城也據此則赤谷在山北無疑足知徐氏之誤况今阿克蘇為古温宿鹽山在北不過百里安得云六百餘里乎此亦赤谷非

鹽山之確證

注治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

石十四

徐松云西域記從焉耆西南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茨國是焉耆至龜茲共九百餘里焉耆至烏壘四百里則烏壘至龜茲當五百五十也

注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

十五左

漢書西域傳焉耆近海水多魚徐松曰注引史記即西域傳文後漢書西域傳其國四面有大山

與龜茲接下二句當是酈氏抄變其辭故渾稱史
記徐星伯謂馮商等撰漢書在哀平間猶稱史記
故酈氏沿此稱此亦曲爲之說也

注其水屈而南逕渠犂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卽
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

右六

熊會貞曰西有句亦漢書西域傳文原書無大字
東南流逕渠犂國下當有南字蓋上言逕其國西
此言逕其國南也 按漢書西域傳渠犂西有河
則注敘敦薨水逕渠犂西卽接引古言西有大河
正本西域傳爲說乃徐松以注渠犂爲尉犂之誤

豈西域傳而亦誤乎總由不知下東南流逕渠犂
國下脫南字以爲下始言流逕渠犂此不當先言
逕渠犂西也 據注渠犂在敦薨水之東大河卽
指敦薨水無可疑者而徐氏乃云渠犂在敦薨水
之西所謂西有河乃龜茲東川此由誤讀西域傳
文也傳云渠犂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謂國
之西有河國西至龜茲則五百八十里兩句意本
不相屬徐氏乃誤以爲由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
因謂敦薨水不得至龜茲而別舉龜茲東川以當
之於是渠犂與河皆誤移於敦薨水之西矣余謂

渠犂不在敦薨水西可即以西域傳水經注定之
傳云烏壘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此注云渠犂西
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考烏壘為今布古爾地渠
犂在烏壘東南三百三十里則去北河不遠何北
河不言逕渠犂耶由此知渠犂確在敦薨水東曲
折處雖與北河近而中隔敦薨水故敘北河不及
之也

徐氏親歷西域又注西域傳有專書故間駁其誤其他家不具論也

注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

右七

類字當衍古本必有以累作顯者校者記於旁遂
入正文又改顯作類耳

注東至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

左七

釋迦方志云其海東面少北去玉門一千三百里
又東北去陽關三百里疑釋道宣所見漢書水經
注如斯今漢書水經注皆有脫誤

注廣袤三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

左七

郭注山海經作廣三四百里其水渟冬夏不增減
荀悅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通典作廣袤三四百
里詳見讀書雜誌

注河水冒以西南流

右六

山海經無南字藝文類聚入初學記六引並有南

字按今河水實繞積石東南而西北流冒字最善
形狀南字當作北

注萬物無不有焉

右十六

戴刪焉字按本書有焉字西山經郭注水經引山
海經云積石山在鄧林山東河所入也此海外北
經文禹貢山水澤地注引之非水經也

注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

右十六

禹貢無自字說者多生異議酈氏引有自字疑隋
唐間脫也

注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

右十六

熊會貞曰後漢書西羌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
北大允谷不言居積石山酈氏云云將別有所本
耶抑因段熲追燒當至積石而為此說耶

注延熹二年

右十六

後漢書桓帝紀段熲傳並作三年

注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

右十六

熊會貞曰下言迷唐居大小榆谷至永元五年貫
友於河峽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曲則河曲去
大小榆谷甚遠董氏謂析支為今察漢諾們罕喇
嘛游牧處非也

注應劭地理風俗記曰

左六

此三節之文並見漢書地理志注是應氏漢書音義非地理風俗記也上文析支云云則是風俗記蓋釋漢縣者為音義釋縣所屬之地則風俗記也

注而築五縣焉

右三

全氏曰五縣謂修遠監羌興武罕虜順磔也蓋據漢志金城郡所屬莽改縣名恰有此五縣也據此注下文云莽西海郡治龍夷城則未必恰此五縣

注羌迷唐鍾存所居也

右二

熊會貞曰范書鍾存第見於西羌傳曹鳳書中謂

在迷唐之南迷唐入寇但言其率種人亦無鍾存之日酈氏所言蓋本於華嶠謝承等書故與范書小有異同

注迷唐種人

右一

戴刪種人二字按西羌傳言譚受降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年遂復背叛寇鈔而去其秋侯霸與迷唐戰斬首四百餘級種人瓦解然則當刪下文為讐

下之種人與三字

注緣山濱水以廣田畜

戴改水為河按西羌傳作濱水且上文既言北阻大河則此不應復云濱河水字是

注今黨援壞沮

趙據黃省曾本作沮壞按西羌傳本作壞沮何黃省曾本之足云

注遂開田二十七部夾河與建威相首尾

朱箋曰後漢書作開屯田二十七部列屯夾河按西羌傳開下有置歸義建威五字當補方與下建

威相應夾河下亦當據西羌傳補合三十四部五字方與下文相接

注河水又逕沙州北望黃沙猶若人委于糝于地

北史吐谷渾傳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吐谷渾阿豺自稱沙州刺史謂此沙州也而寰宇記敦煌縣下引辛氏三秦記河西有沙角山峰崿危峻逾於石山其沙粗麗有如乾糝亦與此異同故前涼置沙州於敦煌

注鄰民之位

要册卷二
鄰字似應作臨

注東西角倚

右三

熊會貞曰倚疑當作猗

注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

左三

范書段熲傳延熹二年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餘人即指此事而死者數異此當別本他家後漢書

注河水又東北逕廣違城北 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

南

左三

熊會貞曰元和志米川縣前涼張天錫于此置邯

川成後魏孝昌二年于成城置廣威縣是邯川成即廣威而注分廣違邯川在河水南北未知孰是守敬謂當是廣違或在河水南後漢置縣於河北邯川城因廣違舊名隋志化隆後魏曰廣威全氏謂宇文取此城以為名亦微誤

注左南津西六十里

左二

熊會貞曰左南津在灘洮二水入河處去此甚遠六十里上疑脫一百字

注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

右二

熊會貞曰觀下言夾岸則河之南北俱有水會兩

川上當脫左字

注復因爲之唐述山

三五左

漢志積石山在河關西南羌中不過藉縣表名豈謂卽在縣界續漢志所云卽本漢志但刪羌中二字耳大小榆谷河曲屢見西羌傳安得謂漢時不通中國此注以河曲爲積石與史漢合符此山自名唐述初無積石之目自章懷注桓帝紀稱積石在龍支縣南已混劃不清自唐儀鳳中於鄯州西百二十里置河源郡又於澆河城置積石軍而積石遂移於唐述然李吉甫張守節尚以河曲爲大

積石以唐述爲小積石至杜君卿則直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此杜氏之巨謬趙氏不能正之何耶

注故秦川記

三五左

御覽五十五引秦州記文戴氏不據改何耶

注藏古書五笥

三五左

御覽作五卷原注唐術時亮皆古之孝行士也

注下封有水

三五右

全氏謂下封卽下邳按下邳在馮翊蓮勺蓮勺之水安得導自唐述山全說賸賸朱箋謂當作崖下

是也戴氏疑是地名亦非

注河水又東得野亭南

右三

熊會貞曰注所敘之研川水在河南若全說作河水逕野亭南則野亭在河北與研川水中隔大河研川水入河處安得謂之野亭口且不先言研川水所出突言又東北流亦無此文法於文當云河水又東得野亭水水出野亭南乃合

注東北流逕列城北

右七

熊會貞曰卽上句水出西北溪觀之知此句當作東南逕列城北

注山高嶮絕

左七

熊會貞曰寰宇記河州鳳林縣下引作山高險絕元和志亦云山高險絕則注本無脫文朱箋云御覽引作高嶮峻絕戴氏遂以爲據然非也

注驃騎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

左七

按霍去病傳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山下故蘇林曰匈奴山關名是也白石之皋蘭在寒中非霍去病所至之地

注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馳而創居于此
晉書山谷傳但有西附陰山無創居罕开之說

此當是闕氏本別家晉書文

注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
墊江

今本山海經郭注作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
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入潛

注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于斯
水上

漢書五行志引史記云始皇二十六年長狄十二
見於臨洮長五丈餘本書河水四亦引之當是一
事而傳聞異

注葦川水注之

熊會貞曰北魏地形志河州洪和郡有葦川縣水
以葦川名故置葦川縣趙據下文於川上增塏字
誤蓋下文別一水也

注應劭曰有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也

應劭本漢志注而今本漢志作有隴坻在其西也
不可通據此是脫東故曰隴四字

注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

按大夏漢縣晉廢寰宇記引十六國春秋張駿十
八年分武始晉興廣武置大夏郡及縣是縣之移

徙由張駿而魏因之

注又過金城允吾縣北

三五右

熊會貞曰經言河水過允吾縣在洮水注河之後則允吾似當在今洮口之東北然注引闕駟說謂小晉興城在允吾縣西四十里其敘湟水云東南逕小晉興城北又東與閤門河合又東逕允吾縣北為鄭伯津則小晉興城在閤門河入湟之西據今圖洮口在大通河入湟之東南約五六十里使允吾更在洮口東北則西去小晉興城七八十里矣與闕云四十里不合考洮水入河處西去河關

四五百里而經云河水過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流注之細玩文意知經專主洮水發源處言不主入河處言也今據闕說定允吾在洮口之西北

注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 王莽納西零之獻以

為西海郡治此城

三五右

龍夷城下脫北字按西羌傳曹鳳將徒士屯龍耆注龍耆即龍支也鄯州縣寰宇記龍支漢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縣續志無龍耆縣蓋脫其地在今碾伯縣西南曹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為建復西海郡縣之計尚未屯西海郡也若龍夷即西海郡治在

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遠出龍支之西章懷謂
龍夷卽龍耆非也 熊會貞曰按上文言河水逕
西海郡南而不言逕西海則西海郡城去河水必
較西海爲近此言湟水東南流先逕龍夷城後逕
卑禾羌海則龍夷城必較卑禾羌海爲西合前後
文審之西海郡當在西海西南董氏謂在今青海
南誤一統志謂在青海東尤誤顧景范不得其地
但言在青海上亦失於不考

注亡入三河

左三

西羌傳注三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

注以封孫都爲侯國

左三

全氏漢志稽疑云漢人分土之制西不過西河上
郡北不過涿郡中山是也余按臨羌去西河上郡
甚遠當是酈氏所見史文作臨羌不復詳審故率
筆書之下文以西平封公孫渾邪爲侯國亦誤

注王莽之監羌也

左三

今本漢志作鹽羌王念孫曰當依此作監羌凡縣
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作監

注卽浩疊之西平之北山也

左三

按當作浩疊之西山與下句對舉

注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遠矣

左三

御覽引十三州志云養女川亂流出峽南逕長寧亭東城有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在西平西北六十里乃知自亂流以下亦皆十三州志文酈氏核之只四十里故抄變之

注又北逕西平亭西

右三

熊會貞曰凡縣已廢者注多稱城或稱亭此西平亭卽下文所云東城卽故亭也本一城董氏云西平郡之亭也則似有二地矣

注封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爲侯國

左三

無論西平郡後漢始立而其地太遠與漢人分土之制亦不合自應以東海爲是 又按漢志汝南郡有西平縣若果是西平何不以汝南之縣當之

左三

注魏黃初中立西平郡

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九年韓遂爲夏侯淵所破走西平杜畿傳建安中荀彧進畿於太祖使持節領西平太守蜀後主傳延熙十三年姜維出西平不克而還通典元和志並稱西平爲建安中置是也晉書序例謂魏武置當以建安中政出魏武故

注西南流至于安夷南入湟水

右四

熊會貞曰所謂安夷即指安夷故城謂至安夷而南入湟水也當以安夷斷句戴於夷下臆增城字董又以南字斷句故謂湟水北又有一城即實非也

注闕駟曰金城河初與浩疊河合又與勒且河合者也左四

熊會貞曰漢志浩疊水入湟水湟水入河證以今圖亦合則當作勒且河初與浩疊河合又與金城河合者也方合若如今文非惟與水道不合且與酈氏引闕駟之意亦不符

注亂流東出六山名也東流期頓雞谷二水北流注之左四

熊會貞曰但改為六山谷又東流便合不用移六山四字於下亦不必刪東流二字

注十三州志曰湟水河在南門前東過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右四

寰宇記引十三州志至左右翼注止足見趙氏分東過以上作小注六谷水以下作大字非是注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右三

董氏謂允吾當作允街甚是錢氏姑陳氏禮以酈

氏所敘澗水作逆水逆水作澗水而枝楊令居諸縣皆易位矣陳氏且謂鄭伯津為河津以今日水道言漢志而不顧中有變遷是酈氏之言皆鑿空矣陳氏通弊如此

注故漢賦天馬之歌曰

左四

史記武帝天馬歌與此文異

注食至敦煌北塞外

左四

寰宇記壽昌縣下引西河舊事作食時至敦煌北塞山下則朱箋謂食下脫時字是也戴氏以意改食作夕非

注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

左四

今本墨子無此文引見漢志金城郡下臣瓚注

注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里

右四

熊會貞曰戴作七十里無據

經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

右四

熊會貞曰趙戴於北上增東字又趙改東北作東戴改作南以今日水道證之從原文是趙戴增改皆非

注水出縣山

左四

熊會貞曰原文水出縣山不誤如湘水出零陵山

是也全氏臆改山作西趙戴皆從之何也

注漢武帝元鼎五年

右四

按此事在武紀元鼎五年原不誤戴改三年乃大誤此戴據大典本而未覆校原書者然函莽矣

注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

左四

熊會貞曰今靖遠縣之水西北流注河無西南流者蓋傳抄者因注連言西北疑複故改下句西北為西南耳

注水出高平大隴山

右四

熊會貞曰漢志安定郡烏氏有烏水出西北入河

水經注無之陳氏澧謂即固原州之清水河然則即此高平川水也

注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

左四

按晉書陳騫傳武帝受禪封高平郡公是晉初嘗升為郡矣董氏曰高平為漢縣地形志不注而高平二漢屬安定之文乃反在新平郡移置之高平下誤矣按地形志往往於故郡縣不注沿革而注於新置之郡縣董氏未詳其例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水經注疏要册卷三

宜都楊守敬撰

河水

注曹鳳字仲理為北地太守

左一

曹鳳見後漢書西羌傳此事范書不載

注薛瓚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縣即此也

左二

富平縣兩漢晉並屬北地不屬西河且西河去此頗遠亦無度屬之理當為北地之誤

注爾雅曰澨反入言河決復入者也河之有澨若漢之有潛也

右三

觀此知酈氏凡河決復入者皆謂之澨則無疑於

瓠子河篇復引爾雅矣

注東逕沃野縣故城南

左四

熊會貞曰據注河水枝渠東出逕沃野南則沃野

在河東岸一統志謂漢沃野與三封窳渾凡三縣

在河套外蓋誤以東逕沃野南為指河水言也

注河水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

右五

而為下疑有脫文趙補屠申澤三字亦非觀下文

則屠申澤更在南河之西北

注南屈逕河目縣左北假

左六

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水經注黃河逕河目縣故城

西在北假中此誤在作左脫故城西三字及中字

注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

左六

高闕以東陽山以西東西對舉戴改西作徃非也

注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有東部都尉治

右七

熊會貞曰河水先逕廣牧後逕渠搜則廣牧在西

渠搜在東而廣牧下云東部都尉治渠搜下云中

部都尉治是東部反在中部之西矣檢漢志亦然

當是漢志東中二字傳刻互譌後人又據以改酈

書也按元和志九原縣本漢之廣牧舊地中部都

尉所理則廣牧之為中部渠搜之為東部審矣

注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謂是山也而卽實不在河南

史記蒙恬傳徐廣音義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注以此二句作漢書音義誤也當改漢書作史記

注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今山在縣北言陰山在河南又傳疑之非也

此酈氏卽本徐廣說而駁陰山在河南之非山在縣北當作縣在河北方與下文義合

注陰山在河東南則可矣

陰山陽山皆在河北酈氏力辨音義陰山在河南之非何得云在河東南則可知此南字亦北字之誤

注河水又東逕副陽城南

注下文言河水又東逕稠陽縣故城南其城在河陰九原臨沃之東不得在此此作副陽本塞障之名非縣也都尉治所不必在縣城趙戴改稠陽以合今本漢志是并下文不照矣董氏謂或酈氏所見漢書本作副陽亦兩歧之見其實當據此注以訂今本漢志之誤

注河水屈而流白渠水注之

右三

孔刻戴氏本作屈而南流是也全校本作西流誤
官刻戴本仍脫南字

注白渠水西北逕成樂城北

右三

地形志凡度屬郡縣多兩書之雲中之盛樂其初
隸也定襄之盛樂其後屬也董氏未知其例分盛
樂為二以分隸雲中定襄非也當從通鑑胡注雲
中宮亦稱盛樂宮非有兩地

注魏土地記曰雲中宮在雲中故城東四十里

左三

或疑魏土地記為曹魏之書觀此記魏雲中宮則

確為元魏之書

注虞氏記云

右三

虞氏記無考疑是虞喜志林 御覽一百七引虞

氏家記載吳山城白門則與此相類

注每讀琴操見琴慎相和雅歌

右三

按琴操序有河間雅歌二十一章今本殘缺此琴
慎相和雅歌當在河間雅歌中

注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中

右三

熊會貞曰趙改塞水出作出塞外誤上文已言芒
干水出塞外安得至此又言芒干水出塞外此自

別一塞水矣不然下文言其水西南入芒干水是

芒干水入芒干水乎

右共

注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次似非關究也
熊會貞曰戴氏謂此駁正經文東過楨陵沙南之
誤董氏亦云駁正經文按此駁經文先過楨陵沙
南後過沙陵之誤若楨陵沙南二縣注所敘與經
同無誤之可駁也

注往投津長日子封

右七

御覽一七十引作往投津長津長送之渡河文義甚
明此日子封三字是津長日之誤

注北俗謂之大浴山

左七

戴於浴下增真字當是大典本然無據

注魏立縣以隸涼城郡

左六

地形志無涼城郡當是太武時暫置

注北俗謂之樹頽水

左五

國語犬戎樹惇通鑑注樹敦城在曼頭山北周穆
王時犬戎樹敦居之因以名城周書涼州刺史史
寧云樹敦貨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地形志作
殊殯

注水源上承樹頽河南流西轉逕武縣故城南十三

州志曰武縣在善無西百五十里

左十九

熊會貞曰地志無武縣趙戴改為武州縣按灤水

注武州川北流逕武州縣故城西考武州川為今

大同縣西之十里河西去樹頽水數百里武州川

東流入灤尚在武州之西樹頽水西流入河安得

西逕武州之南則此非武州縣審矣胡東樵謂平

鹵衛為武州縣地非謂平鹵以西至河皆武州地

也趙戴求其縣而不得遂漫以武州填之十三州

志謂此縣在善無西百五十里則在漢定襄郡地

定襄所屬有武進武要武皋等縣皆不在樹頽水

濱又有武城都武兩縣今失其地此縣必居其一

注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

之山右三

出上當有水字下句其水二字當衍

注其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右三

戴於其下增山字然實可不必江水注其重巖疊

嶂是其句例

注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右三

按呂梁有二一在彭城一在離石列子說符篇孔

子自衛返魯息駕河梁莊子達生篇河梁即孔子

所觀當在彭城而司馬彪以離石之呂梁解之呂氏春秋愛類篇呂梁未發此本離石之呂梁而高誘注云在彭城是乃互錯酈氏載司馬彪之注於此而於泗水引孔子事真絕識也

注歷山尋河竝無過峘右三

過峘當依朱趙作過阻

注地理志曰園水出西東入河右三

朱箋本作東入河與漢志合戴氏所指近刻作南非朱本也

注漢書音義蘇林為失是也右三

按榆中見漢書伍被傳韓安國傳衛青傳枚乘傳皆無蘇林說蘇林說見史記始皇本紀索隱師古刪之然衛青傳師古注仍以榆塞在上郡正蘇林說師古多掠美此亦一端詳見余漢書古注輯存注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右二

董祐誠以奢延水注之作經文而移奢延水於離石水之下其說是也

注俗因縣土謂之奢延水又謂之朔水矣右二

熊會貞曰趙戴於朔字下增方字非也奢延水出奢延縣兩漢屬上郡西北去朔方甚遠自隋置朔

方郡於今榆林唐置朔方縣於今懷遠元和志寰
宇記遂謂夏州即漢朔方郡一統志已辨其誤然
則此地古無朔方之名元和志兩稱朔水是古不
名朔方水之確證晉書載記誤衍方字寰宇記通

鑑注遂並增方字

載記所云歸老朔方指勃勃初
鎮朔方而言非指統萬之朔水

注地理志曰縣有五龍山帝原水

右三

熊會貞曰漢志膚施有五龍山帝原水黃帝祠四
所錢曉徵分帝與原水為二謂水經注稱帝原水
為誤陳氏澧從之按郊祀志宣帝立五龍山仙人
祠及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則知漢志脫仙人祠

三字耳酈氏不誤

注史記云秦昭王伐趙取離石者也

右三

此趙世家肅侯二十二年事在秦惠文王十年非
昭王也

經又南過中陽縣西

左三

戴氏據元和志謂孝義之中陽是曹魏所移置然
元和志不言漢中陽在何處又見河水篇經文有
南過中陽縣西之文以為漢中陽必濱河遂臆揣
在今寧鄉見戴氏所作汾州府志段氏說文亦引
其說而董氏因之考寧鄉在唐宋為平夷縣元和

志寰宇記並言平夷爲漢離石地不云有中陽故
城况孝義之中陽雖不濱河而自孝義直西在漢
實無他縣可指水經卽據孝義爲言未爲不可蓋
水經與注例往往有去水數百里但中不隔縣卽
據極遠之縣爲說何至於孝義之中陽酈氏遂駁
之不疑及讀汾水篇注文引說文瀉水出中陽瀉
水在汾水東乃知酈氏所指漢之中陽尙在汾水
之東故云東翼汾水原不妨曹魏之西移於茲氏
其駁經文者以其中隔汾水也戴董不審東翼之
文疑酈氏所指漢之中陽在孝義又不思孝義之

中陽見文水篇酈氏但引晉書地道記太康地記
是明明以爲晉之中陽初不引漢志何至於此自
相矛盾互詳汾水篇 孫星衍謂中陽城在岢嵐
州治是出離石上矣方位倒置可謂亂道

注如凝膏然極明

右元

郡國志注初學記引博物志並作如不凝膏然之
極明此脫不字之字

注河水又南蒲川石樓山

右元

戴氏於蒲川下增水出二字是也於文當云河水
又南蒲川水注之水出石樓山方合但注中不先

言某水注之下即接叙某水者甚多如洞過水篇又西北下接黑水出西山又西下接蒲水南出蒲谷之類是趙氏於南下增逕字而於後文補出石樓山下五字非也

注其水南出得黃盧水口東出歷蒲子城南東北入谷極溪便水之源也

左二

熊會貞曰戴於東出上增水字刪歷字非也酈氏此文為變例蓋即黃盧水口逆溯入谷谷盡處即黃盧水之源非謂黃盧水即出蒲子城南也如上文言小榆水歷澗西北窮谷其源也言契水傍溪水之源也皆是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水經注疏要刪卷四

宜都楊守敬撰

河水

注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左
按淮南本經訓云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江淮通流
云云不全與此同此係尸子君治篇文見羣書治
要又引見山海經北山經注又引見穆天子傳注
然則淮南子當作尸子

注爾雅曰鱣鮪也

左二

今爾雅無此文御覽九百三十六引此文曰鱣鮪也

此脫鯉字衍爾雅曰三字

注赤水出西北罷谷川東謂之赤石川

右三

罷谷當斷句川東二字當作東流涉下文而誤

注東北逕冶官東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遺

銅矣

左三

銅出丹陽古鏡銘中往往有之漢書食貨志但言赤金爲下孟康注亦但言赤金丹陽銅也何據定爲揚州之丹陽神異經丹陽銅在西方日宮之外尤不可以揚州之丹陽當之酈氏明言逕冶官東又言猶有遺銅考古證今皆無或爽朱氏引食貨志神異經本無謬誤趙氏以揚州詮之反成武斷

矣

揚州之丹陽古石刻並作木是也晉志丹楊山多赤柳是從手從阜皆誤

注河水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派東南注于河

右四

淮南子洛出獵山亦卽漢志所云洛水自歸德入河之道也惜水經注缺洛水篇意其篇中必有詳敘自獵山入河之文段茂堂王懷祖皆不檢此憑臆說漢志非也

注昔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

右四

魏世家文侯十七年西攻秦至鄭而還築洛陰合陽當是築城此館字衍下文復引無館字可證經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

右四

汾水源在河水之東毫無疑義孫氏欲改東作西
方位顛倒何其孟浪也

注立碑樹柏

左六

按韓城縣志今司馬子長廟旁尙有古柏盤結懸
崖風雨不能摧折孔明廟前有古柏蓋古制也以
樹柏爲樹桓究是附會

注高祖八年侯劉仲是也

右七

按漢三輔地例不以封侯國故三輔縣無注侯國
者劉仲之封當在平原寰宇記之說是也酈氏及
索隱並非而趙氏反以寰宇記爲誤是未詳考漢

制矣

注又南逕子夏石室東

左七

上文旣以峪谷爲子夏石室此亦謂是子夏石室
蓋地本相近無以定之故兩存焉若史記弟子列
傳正義以爲西河在汾州則大誤矣 孫星衍據
史記正義以隰城縣之竭泉山卽水經注之子夏
石室按隰城之竭泉山卽平遙之石室非此地也
所引水經注見文水篇然正義此爲子夏石室上
有隨國集記云孫氏刪此五子竟以子夏石室爲
酈氏語殊謬

注魏土地記曰河東郡北八十里
有汾陰城北去汾水三里

左七

熊會貞曰河東郡為今蒲州汾陰故城在滎河北十里滎河為唐之寶鼎縣元和志寰宇記並云寶鼎去河東一百一十里則汾陰故城以唐里計之亦一百二十里元魏里度或更短縮此八十里必誤

注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陽

右八

按史記魏世家魏文侯十七年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郃陽正義曰雒漆沮水也城在水南其說

是也汾陰在河東不與郃陽近此汾陰為洛陰之誤無疑今本竹書亦誤作汾陰

注故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為漢水

左八

按酈氏上文所釋即約郭注為文而以郭本漢大出尾下為不可解故易以呂忱所引爾雅雖以示博殊有深意趙氏竟以疵酈氏疏矣

注公師隅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犀角象齒焉

右九

今本竹書無隅字又無乘舟始罔四字及字在萬字下疑彼文為是

注馬季長曰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

右二

禹貢雍州涇屬渭汭馬注屬入也水所入曰汭說文汭水相入也然則馬說出為入之誤無疑桂未谷曰水經注異源同歸即水相入也

右二

注事有似而非非而是當從朱趙戴氏改作非而似誤

右二

注又南涑水注之水出河北縣雷首山全趙二說皆疑聞喜河北兩涑水有相通之道而終無實據全氏謂聞喜之涑水所入正與河北之

涑水所出相接是矣而謂唐志自聞喜引流入臨晉者為溝通之證則非蓋引水至臨晉是引之入北非鑿而南下也趙氏引左傳宣汾洮障大澤只可為張澤之證不得為二涑水相通之證引杜氏說是矣亦未得其異同之故豈謂水經之涑水至張澤而止竟無下流乎蓋酈氏依附經文非其大誤者不為改作聞喜涑水之經至張澤而止其注亦即止於張澤而河水經文却有又南涑水注之文此六字各本皆作經文故其首酈氏遂即就無河水二字趙戴改作注非也此注釋之其云水出河北雷首山者原本必是水

自河北雷首山云云以遙接涑水篇至張澤之文
下文又引左傳謂之涑川以印證與聞喜之涑水
爲一水故不嫌復出淺人不檢照涑水篇無下流
遂刪改爲出雷首山無論劃涑水爲二卽今日亦
無此水道而酈氏兩引左傳涑川之文真爲善忘
矣蓋今日涑水自張澤西入河之道卽酈氏所云
媯汭之道知然者酈氏敘媯汭水入河在涑水之
前涑水又在渭水入河之前若如今世所指爲媯
汭水者在虞鄉之南其入河遠在渭水之下與故
書雅記皆不合張澤旣奪媯汭之道入河遂不復

南下媯汭水亦無可位置而河北涑水竟無着落
矣涑水入河改道不能定爲何時大抵在宋以前
寰宇記河東縣下所引已是刪改本然又謂其
歷桑泉界是亦以聞喜
河北兩涑水爲一也或疑今日涑水入河之道
在蒲坂與杜氏說合河北之涑水入河似與杜說
異不知涑水過河北之後仍西南流至蒲坂入河
與杜說原不背也

注汲冢竹書紀年曰晉惠公十五年

左三

沈炳巽謂晉惠公以十四年卒無十五年按春秋
經里克弑其君卓在魯僖公十年正月晉用夏正
則九年之十一月也國君踰年改元則魯僖公十

年晉惠公之元年至僖公二十四年冬經書晉侯夷吾卒是晉惠在位實十五年故晉語亦云十五年十月惠公卒酈氏於涑水河水兩引竹書並作十五年而左氏傳則系晉惠公卒於僖公二十三年九月顯與經背杜氏以經在明年從赴解之不知實左氏誤也史記則又沿左氏之誤

注左邱明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

右三

初學記一引亦作古語不第西京賦注足據也

注華巖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

右三

華巖開山圖無此書名御覽一及文選西京賦注

並作遁甲開山圖是也 御覽引無胡字 戴改

偏作徧神作坤御覽及文選注並作徧此戴氏所

本也然莊子有庚桑楚者徧得老聃之道似與此

義同 御覽作元神文選注及路史前紀注並作

神元坤元出

注所謂巨靈鼉首冠靈山者也

右三

二語見吳都賦巨靈作巨鼇西京賦但有巨靈鼉

注東望巨靈手跡惟見洪崖赤壁而已都無山下上

右三

觀之分均矣 朱箋曰分均字有誤蓋言山下上觀似有掌足之

水經注疏要册卷四
跡及至上宮而望掌足處但見洪崖赤壁而已無
復分均之跡也唐文粹載王涯仙掌辯曰華岳首
峯有五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掌
形舊俗謂是巨靈之跡余往觀焉誕哉此說乎

注灌水注之

右古

趙戴改灌爲濩安知非今本山海經之誤何不兩
存之

注道東原上云李典營

右古

云當作有按李典傳無從征馬超事

注周固記開山東首

左古

周固記未聞開疑關之誤謂潼關也

注封禪書稱華山以西名山七

右古

華山以西何能有河東之山徐廣云或是字誤

注蓼水卽渠豬之水也

右古

蓼水戴改作溪水以上文蓼水與共水相扶溪水
與渠豬勢合核之戴改是也然寰宇記永樂縣渠
豬水一名蓼水是樂氏所見水經注亦誤

注紀年又云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
出奔魏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

左古

事見左傳桓三年今本竹書只有芮伯萬出奔魏

六字路史引作七年八月 今本竹書號師作秦師按左傳桓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然則當從今本作秦師 今本竹書東下亦有之字戴刪非

注魏甘露四年散騎常侍征南將軍豫州刺史領宏農太守南平公之所經建也 右五

南平公未詳其人

注門水又東北歷邑川燭水注之 右三

全氏改燭水為二水似是實非此酈氏總提一句下文左右二源是敘緡姑之所出未至邑川也下

引山海經云云又是總提一句為下文緡姑燭水通稱之據至東北逕邑川城南又合田渠水直稱燭水入門水以應此處東北歷邑川燭水注之文此是酈氏行文故為斷續之處此熊會貞說余為暢達之

注左水南出于衡嶺 右三

漢書高帝紀文穎注曰是時函谷關在宏農縣衡嶺史記項羽本紀注作衡山領郡國志宏農下燭水出劉昭注亦作衡山領蓋析嶺為二字然皆作衡不作衙趙戴依漢書誤本改注文慎矣 武功

衙嶺不與此相涉

注燕丹孟嘗亦義動雞鳴于其下

右三

燕丹雞鳴度關事見燕丹子上篇

注劉桓公爲郡虎相隨渡河

左三

後漢書儒林劉昆傳昆字桓公

注賜以河津令其鬻渡

左三

事見漢武故事而無賜河津鬻渡事

注袁豹之徒並以爲然

左三

晉袁豹字士蔚晉書附袁瓌傳宋書附袁湛傳觀後文引西征賦亦稱袁豹當是豹有西征賦注隋

志不著錄李善亦未引蓋亡佚已久

注陳涉遣周章入秦少府章邯斬之于此

右三

按陳涉世家周章爲邯所敗出關止曹陽三月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餘日邯擊大破之周章自到澠池非曹陽也斬當作敗

注河水又東蓄水注之水出常烝之山

左三

水出常烝之山上當有山海經曰四字故下複述之

注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

左三

宋書柳元景傳龐季朋率軍向陝西七里谷卽此

七里澗也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故有陝東陝西之稱北史魏孝靜帝紀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亦謂今陝州之西戴增城字雖通實贅

注袁豹崔浩亦不非其地矣

左三

崔浩西征賦注見洛水注隋志不著錄李善亦未

引蓋亡佚已久顏師古漢書序例列崔浩一家新唐書志有崔浩漢書音義二卷

注兵相連綴四十餘里方得達陝以是推之似非曹

陽

右三

獻帝露次曹陽即上文所謂曹水逕曹陽亭西故去陝有四十餘里酈氏牽於七里澗亦謂之曹陽

坑與四十餘里不合遂疑菑曹相類而誤自生膠

葛全氏引陳涉傳注又似酈氏不知有曹水好

陽澗者不檢酈氏敘曹水曹陽引陳涉傳即在此

段前十餘行

注西逕安陽城南漢昭帝封上官桀為侯國也

右二

地理志汝南郡安陽下注侯國此王音所封非上

官桀也外戚恩澤侯表安陽侯上官桀在蕩陰師

古注桀所食也漢封侯國往往封在此而食邑在

彼田蚡封武安侯而溝洫志言其奉邑食郇郇屬

清河此封國與食邑不必同地之證故師古以蕩

陰爲桀所食邑酈氏以桀所封在此必有所聞全趙以與表不合疵之恐非

注公羊曰晉敗入大陽者也

左二

檢公羊傳無其文趙氏稱公羊入作之是若親見公羊傳有此文者恐是以意改左傳杜注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疑酈氏本引杜注而訛爲公羊

注東城卽虢邑之上陽也虢仲之所都爲南虢三虢此其一焉

左二

三虢之稱始於班氏而賈逵虞翻韋昭並指滎陽爲東虢是仲之封陝爲西虢是叔之封若雍之虢

班志亦但言有虢宮秦太后起秦記秦本紀稱爲小虢正義謂一云羌之別種是也自夫康地志始以爲虢叔之國於是有東遷後徙陝之說然無明據按國語史伯謂鄭桓公自當成周西者有虞虢則西周已有是國之確證班氏以夫陽在河北故稱爲北虢而實非虢都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滅夏陽而虞虢舉矣夏陽卽下陽亦卽大陽下陽爲北虢則上陽爲南虢矣唯舊說皆稱此爲虢叔都而酈氏以爲虢仲都此亦必有所自或伸爲叔之誤程氏語不分明趙

氏議何氏之謬亦未審

注又云石虎載經于此沈沒

三五左

經上脫石字

注按秦始皇二十一年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

餘

三五左

漢書五行志引史記作二十六年而今本秦本紀無此文

注有虞城堯妻舜以嬪于虞者也

三五右

此趙氏所載全氏語乃初校本按七校本云嬪虞之城自在蒲坂不在大陽今因仲雍後人之封而

擗搯之其謬由皇甫士安帝王世紀而續漢志注水經注並仍之是明知酈氏有本而終護前說不思釐降二女于滹沱嬪于虞是媯沱與虞本為兩地媯在蒲坂虞在虞鄉地本相近何謂無豫全氏駁酈氏並經文忘之全氏蓋以虞仲封此始得名虞不知仲因封於虞始稱虞仲非仲本名虞而因以名地也

書傳傳說媯於虞號之問是虞不遷於仲雍

三五右

注國策曰昔騏驥駕鹽車上于虞坂楚策作服鹽車而上太行又云外阪遷延姚本作中坂酈氏云虞坂是酈所見本異然彼所謂外阪

中坂者猶之中途也若太行去虞坂甚遠是酈誤證也

注亂流逕大陽城東河北郡治也

右三

趙氏謂河北郡是拓跋所置按晉書載記姚泓有河北太守薛帛北史薛辯傳仕姚興歷河北太守然則非拓跋置寰宇記河北本漢大陽縣周保定二年省大陽縣自故魏城移河北縣於此是魏之大陽即隋之河北而魏之河北在芮城東北不為郡治趙氏未核地形志之郡治往往不在第一縣又未考寰宇記隋之河北即魏之大陽故一往皆

謬

注搜神記稱齊景公渡于江沈之河鼃銜左驂沒之眾皆驚惕

右二

御覽四十一引搜神記作渡于江沅之河驚惕作驚懼余謂此當作渡于大陽之河江沈江沅並是誤字

注又河可知也

右二

此當從朱箋衍河字

注宏農太守梁柳修復舊道

右三

梁柳見晉書皇甫謐傳謐從姑子也初為城陽太

守

注鄭玄案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

右三

班氏不言砥柱所在鄭引地說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即指三門以下五戶以上鄭乃云砥柱當在西河真不可解何秋濤謂鄭說西河是南河之誤然則與地說同也又何用云未詳乎

注春秋左傳所謂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者也

右三

郡國志注引上黨記東山在壺關城東南晉申生

所伐與注異

注史記魏武侯二年城安邑至垣即是縣也

左三

魏世家至垣作王垣注以為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表同紀年同括地志故垣城漢縣治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然則至字誤

注魏文帝改曰河陰矣

左三

按魏志夏侯惇傳韓浩舅杜陽為河陰令在建安中是後漢已改河陰宋志云魏立與注同

注水出河南垣縣宜蘇山

左三

熊會貞曰按作河南不誤惟南下脫東字耳趙戴

改南作東非也宋志司州總敘言武帝北平關洛河南郡領東垣縣蓋漢與西晉之垣縣在河北自屬河東郡東晉之東垣縣僑置於河南則屬河南郡也趙戴知有河東之垣縣而不思庸庸水在河南又不考宋志河南郡領東垣憑臆改易疏矣東垣在今新安縣境地志新安郡之東垣縣卽此也

注河水西會濳水

熊會貞曰朱箋作西會又云一作右會而趙氏從之並誤按河水東流不得言西會濳水在河之左

左三

亦不得言右會戴氏改作又會按當作左會

注故鄧鄉矣

右三四

故鄧鄉矣下當有濳水入焉四字蓋經文敘濳水入於平縣之東道元於濳水篇已辨其非謂濳水經鄧南流注於河則此處更宜申明之不然則經文濳水從北來注之竟成俄空矣

水經注疏要刪卷四
三

水經注疏要刪卷五

宜都楊守敬撰

河水

注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濟北貞王子劉遂為侯國

左二

按濟北王十一子所封多在魏郡泰山平原間何

以劉遂獨在河南梁玉繩云元年封菑川孝王子

服為平侯表云在齊是齊郡平廣縣也遂封當在

彼

注俗謂之小平也

左二

曹真碑陰有小平農都尉安定某是小平在曹魏

時已入金石文非僅俗稱 又按史記夏本紀正

水經注疏要册卷五
義引水經云小平津今云河陽津是也寰宇記平
縣在鞏縣西北有河津曰小平津卽城之隅也是
注原有小平津今本脫也

注河水又東溟水入焉山海經云云

右四

熊會貞曰戴改作溟水是也全氏引地形志温縣
之貝水爲證不知貝亦溟之誤字按注之例於水
詳見他篇者此篇只提明一句與之相應或言與
某水會或言與某水合或言某水注之或言某水
入焉全書可按也此言溟水入焉不敘溟水源流
以溟水詳見濟水篇故本自爲一條下山海經云

云則別爲一條蓋注前敘首陽山此因山海經言
和山蒼山呂氏春秋言東陽蒼山帝王世紀以爲
卽東首陽山其地正在首陽山之東故備敘於此
而山海經言九水出和山至酈氏時則無此水故
云首陽東山無水以應之此條與上溟水並無牽
涉如酈氏以溟水當九水是有水矣何謂無水乃
全氏誤認爲一條不知溟水在河北南流入河山
海經之九水在河南北流入河兩水南北分注混
而一之豈酈氏立言之旨郝氏山海經箋疏引酈
注連溟水二句引之其誤與全氏同

注又東濟水入焉

左四

全氏曰按經文言濟水自成皋入河注言濟水自
温入河水道有變更也故於此豫書濟之注河至
成皋下則曰今濟水自温入河不於此也此特濟
之故瀆耳其文了然一自鈔胥妄作割裂始以此
注為經歷千年而莫之正也嘻此全氏說於濟水
經注不同之故旨意昭然較淵如校語何啻天淵
此豈偽作者所能造而趙氏本不載知為晚年定
本王氏惑於林氏之說亦不之載故特出之
茂堂斷斷於經注之分歸功戴氏讀此條知全氏

實為先導矣

注許慎呂忱等並以為邱一成也

左六

今本說文坏邱再成者坏伍通用據此則許氏原
書亦作邱一成者

注魏攻此司州刺史毛德祖於虎牢

右八

朱箋謂宋本此作宋是也德祖宋人晉書附毛璩
傳只稱司州刺史虎牢之陷在少帝景平三年其
時汝南之司州未立不得稱北司元和志魏使奚
斤攻宋司州刺史毛德祖是矣趙改北司似是而
實非也

注盧諶崔雲亦言是矣

右九

崔雲未詳其人疑是崔豹之訛

注余案高皇帝受天命于定陶

右九

史漢並云漢王即位于汜水之陽注俱云在濟陰界直言為定陶者見叔孫通傳盧崔之說誠誤也

注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

右十二

按扈亭在原武縣西北七里在武德之東百餘里河水安得先過扈亭而後過武德故知下經文又東北過武德云云當在此注之上 以下文白馬瀆逕白馬縣之涼城北漯水逕陽平縣之岡成城

西例之卷下當有縣字

注河水自武德縣 東至酸棗縣西

左十二

武德東至酸棗幾二百里中間有沁水來注明見經文酈氏何以不置一辭卷縣亦在其間何以反敘于其前此因經注錯簡又有奪爛後人遂以經文誤置卷縣之後而以武德至酸棗一筆連合之注用工百萬經年不就

左十三

事見晉書載記 六 作用工五百餘萬此脫五字

經河水又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 此二句原本作經文趙氏以其稱故城又有河水

左十三

水經注疏要刪卷五
四
二字故改作注戴氏又以濟水從北來注之不似
注文其地又無濟水入河故直刪此一句余謂趙
改作注是也而於東字上增逕字則非按西漢南
燕縣東漢爲燕縣晉爲東燕王國北魏爲東燕縣
是注於東燕不得稱故城濟水注濮渠東北逕燕
城南故南燕姑姓之國也有北燕故以南氏縣又
云酸瀆水逕燕城北核之皆指此城而俱稱燕不
稱東燕當以北魏東燕必有移徙之故然則逕字
當在東字下戴疑此處無濟水是也而徑刪之則
非考清水篇清水過汲縣北東入於河其地正與

燕縣東西相對此濟水蓋清水之誤凡注於經文
所出之縣必詳其沿革其不詳者必已見他篇故
不復出又凡注言他水注此水必接敘他水所出
其不言所出者必其水已詳別篇此燕縣沿革見
濟水篇清水亦自有專篇故注不復釋然則此篇
當作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清水自北來注之淺人
不知清水在此入河見注文有石濟津故改爲濟
又見經文多言某水自某方來注之注文多言某
水入焉遂改爲經文不知經文此例固多注文亦
不少如淇水注又北逕高城亭東洹水從西南來

注之濁漳水注清漳水自涉縣東南流注之皆其語例也

注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

左五

此即程克齋所稱白馬衛南之楚邱亦即顧林亭所稱在滑縣開州之間也酈氏此說原不誤而於濟水篇乃以戎伐凡伯楚邱之地為衛文公所徙兩說並存是其矜慎處後儒竟以酈氏為不知白馬之楚邱冤矣

注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

右六

初學記八引亦作四年沈氏據今本紀年改作二

年非

注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鄙圍平邑

右六

今本竹書作伐邯鄲按趙敬侯始都邯鄲當魏武侯十一年此時趙居晉陽不得云伐邯鄲也且邯鄲去平邑頗遠即不為趙都亦不得連言之趙戴據今本竹書作邯鄲誤也王氏未見朱箋原本故不知有改趙鄙為邯鄲事

注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故縣氏焉

左六

此是應劭漢書注文非地理風俗記也戴氏見此有記字故依附其說其實直當改作應劭曰

注下尾合曰逆河言相承受矣

左三

尚書正義引作逆受是也戴改迎亦非 又正義

合下有名字

注地理志之所謂厝也

左三

前漢有清河國無清河縣桓帝所改之清河指郡言趙氏增國字是也然清河國上文未序明亦嫌突出於文當云地理志清河之厝也方為周密

注昔南陽文叔良

右三

此事未詳所出

注北逕安陵縣西本脩之安陵鄉也地理風俗記曰

脩縣東四十里有安陵鄉故縣也

右三

地形志冀州勃海郡有安陵縣自魏以前無安陵縣何以稱故按此地即前漢平原郡之安縣漢志注侯國而史漢表無安侯有匈奴降王子軍景帝中三年封安陵侯東漢省至元魏復立故應劭稱為安陵鄉其云故縣者謂前漢縣也不稱故安縣者前漢縣本作安陵也然則今本漢志脫陵字

注又東北逕廣川縣與水故道合

右五

熊會貞曰戴於水字上增絳瀆二字是也若屯氏河與張甲河中隔清河張甲河不能與之會也全

趙說誤又淇水注清河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亦張甲河與絳瀆合流之證其稱屯絳者以張甲河本自屯氏河出也

注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于周文王又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

左五

上二句係史記齊世家文下呂望云云非史遷說朱氏謂又下脫云字非也按齊世家集解引譙周曰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食於棘津王逸楚辭注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

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然二書均不言五十七十鄗氏當別有本

注今汲水城亦言有呂望隱居處

右二

今汲縣有晉呂望表碑元魏太公廟碑水城二字疑縣字之誤

注又東北逕清河郡南又東北逕清河故城西漢高帝六年封王吸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甘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者世謂之鵲城也

左三

前漢清河郡無清河縣索隱作清陽然清陽在清水之南屯氏河之北屯氏別河不得過其西王吸

所封當是鄉侯故兩引皆無縣字又以地望準之
此城當在清陽之東南甘陵之東北而應氏乃云
在甘陵東南十七里是以漯水所過之清河而爲
屯氏所過之清河然一爲鵲城一爲蠻城固劃然
不紊也此東南爲東北之誤無疑 甘陵故厝城
清河爲鵲城原不相混趙氏合而一之大謬 清
河一縣纏絡清水屯氏枝津屯氏別河及漯水黃
溝最爲糾紛酈氏引之亦不細爲分別非準地按
圖不能得其條理

注又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北海有平昌縣故加

西

按趙氏謂西平昌沿於典午而遂波及後漢其說
非也後漢平原郡無西平昌縣而樂安國下注有
西平昌三字與上下文不屬蓋本平原郡之末縣
而誤入樂安國之注中也宋志平昌漢舊縣後漢
晉太康地志曰西平昌地形志平昌縣後漢晉曰
西平昌寰宇記平昌縣後漢改爲西平昌皆後漢
有西平昌之證 晉志平原國本作西平昌趙氏
所見誤本奪昌字耳按前漢平原之平昌在今德
平縣東南觀後文商河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

左三

北逕平昌故城南可見此平昌後漢所移徙在今
德平縣西南三十里疑後漢晉之稱西者卽指安
德之東北舊平昌而言非指北海之平昌也

注漢書稱公孫瓚破黃巾于般河

左元

趙氏謂當作後漢書戴氏增後字按范書黃巾數
萬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復大破之不云在
般河此或是他家後漢書注文若是司馬彪續漢
書文則當增續字

注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

右元

熊會貞曰屯氏河既合鳴犢河入大河則屯氏河

絕矣酈氏當引溝洫志永光五年河決云云乃知
所敘屯氏南北之河是元帝以前之故瀆班氏言
屯氏河自章武入海者是就永光以後屯氏河與
河合流爲言也酈氏所言至陽信入海者是就鳴
犢未決以前言之也是地理志溝洫志與酈注兩
不相妨若不細釋其變遷之故幾疑酈注與班書
不合矣

注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甘陵之信鄉縣故城南

右元

地理志曰順帝更名安平

按漢志清河郡信鄉孟康曰順帝更名安平此注

十 河水

但脫孟康二字其地在今臨清州爲屯氏河與別河分流處若前漢之信都國後漢改爲安平國者其地卽今冀州治爲漳河滹沱河之所過屯氏河安得至此趙氏不檢漢志清河郡之信鄉而漫引信都郡之沿革以訂酈氏地望水脈均失之矣戴氏亦不加詳考竟改順帝爲安帝一爲拈出眞笑柄也

經又東北右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焉

按衛國在濮陽之東河水不得先過衛國而後過

濮陽先濮陽後衛國於地望實合然顯與經異而酈氏不駁經文故知又東北過衛國縣南句是衍文戴氏刪國字以合作經之時代證成其誤卽實非也

注昔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

右三

趙以中牟易魏渠水注亦有此語未詳所出

注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卽是瀆也

右三

此漢志文當云故地理志曰

注京相璠曰今衛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

左三

上文元城縣郭東有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乃杜

氏元城之五鹿也此注則杜氏衛國之五鹿也劃
分明晰寰宇記元城東爲五鹿墟卽重耳乞食處
則混爲一矣而趙氏乃以酈氏誤合爲一慎矣

經又東北過荏平縣西

右三

說文有荏無荏漢志亦作荏故孫氏云荏當爲荏
按續漢志作荏與水經合顏師古云音仕疑反與
道元荏時音相近之說合故宋祁校漢志云荏當
作荏孫氏不能因續志酈注顏說訂今本說文漢
志之誤反欲據二書誤本以改水經何其謬也

注宋元嘉二十七年以王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

河平礪礪守之

左三

按宋書到彥之傳今關南史本傳不著其北伐年
月以宋書文帝本紀核之在元嘉七年不言其拔
礪礪事當是宋書本傳文酈氏載之非無據也王
元謨之北侵則在二十七年今注脫失賴通典存
之戴氏刪到彥之事憚於詳考也

注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阿縞之衣也

右三

二語見李斯傳諫逐客書中史記明云會莊襄王
卒李斯求呂不韋因以得說秦王則始皇之初年
非昭王也

注河水又逕荏平城東

右云

酈氏前云礪礪城卽故荏平縣謂漢之荏平也此云荏平不言故城魏之荏平也魏志荏平治鼓城其明徵矣此道元所目驗有何可疑而戴氏增疑縣徙也四字

注灑水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

左云

按道字當斷句城之西北當連讀趙旣誤讀又分爲大小字何耶

注京相璠曰今平陽陽平縣北十里

右云

按陽平縣兩漢屬東郡元和志魏屬陽平晉志同

京相璠晉人當云今陽平陽平縣舊本誤倒作平陽趙氏乃誤以漢陽平屬平原當之戴氏亦貿然從之此猶得謂戴非襲趙耶

注灑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甘

陵故清河清河在南十七里

左云

寰宇記後漢甘陵國除復爲郡晉省於厝城西南十七里置清河縣此卽晉之清河縣但在厝城之東南非西南疑傳寫誤 應氏所稱甘陵故清河謂桓帝改清河國爲甘陵國非謂改清河縣爲甘陵縣也酈氏引之不分明當云甘陵郡故清河國

水經注疏卷五
三
下云清河在南十七里則指縣言以下故城東南無城以擬之則上文亦脫東字當云清河在東南十七里

注黃溝承聊城郭水

右三

熊會貞曰錐指云黃溝在聊城之東古漯水枝津此注謂黃溝承聊城郭水則非自漯分出

注又東逕文鄉城

左三

熊會貞曰按漯水北有文鄉城不應相近又有文鄉城漯水在黃溝之北既逕文鄉城南黃溝安得逕文鄉城北城下乃脫南字趙戴增北字並地望

失之

注南有魏沈州刺史劉岱碑

左四

劉岱見後漢書劉寵傳

注封都尉華寄爲侯國

右四

史漢表均作華寄戴氏所見大典本誤作宰乃不考史漢表悍然以華爲誤何耶

注乃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尙書于徵君

左四

漢書儒林傳伏生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云云下文始載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事此掌故下脫朝錯二字不然是歐陽生

為掌故矣

注封婁敬為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

左四

戴氏刪下侯字非也依全說當刪上句國字

注又東北為馬常坑

右四

熊會貞曰馬車瀆詳淄水篇在濟水之南馬常坑在濟水之北中隔濟水趙氏謂馬常坑即馬車瀆大誤

注亂河枝流而入于海

右四

熊會貞曰爾雅水正絕流曰亂注橫流而濟之也

酈氏謂漯水絕河枝流而入海也據下文河水支流注濟汪氏圖河水及河水支流漯水濟水同會馬常坑入海不知馬常坑絕河枝流而過疏矣

注以封齊悼惠王子將廬為侯國也

左四

戴氏改廬為閭按齊悼惠王世家作將閭表作將廬廬閭通非訛

注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

右四

元和志謂許商鑿此河故以商為名按此說未確漢書溝洫志無此說當因許商開屯氏河不成而罷又嘗塞決河因附會為之隋唐志商作滴通典

音滴亦誤 熊會貞曰禹貢錐指謂商河行大河
之南按行大河之北非南也

注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南右
此平昌卽前漢平原之平昌也注云逕安德縣故
城南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南則平昌在安德之
東北後漢始西徙故改爲西平昌前敘屯氏別河
所云西平昌是也至後魏復置於前漢故城地形
志平昌治平昌城是也寰宇記漢平昌故城在德
平縣西南三十里後魏永熙二年移於今縣東南
廢平昌城是後魏仍前漢之舊審矣道元似不應

稱故城疑故字爲後人所加

注封侍中史子長爲侯國

漢志臨淮郡樂陵下云侯國此樂陵不云侯國是
史高所封在臨淮不在此

注是知厥次舊名非始明帝

東方朔傳平原厥次人亦厥次舊縣之證顏魯公
東方朔畫讚碑陰記云厥次城在安德縣東北二
十二里恐未然

注三齊略記曰葛城東南有蒲臺

于氏齊乘據此稱蒲臺爲有葛氏國按葛城在今

德州蒲臺在今濱州中隔厭次潔陰樂陵般縣不相接地形志厭次有富城卽富平之省文然則齊記焉是富字之誤但續漢志焉下引三齊記云城南有蒲臺是訛誤已久

注魏青州刺史張治此

左四五

趙氏疑卽張準之是也王刻本誤魏爲衛

注漢高帝六年封郎中萬訢爲侯國

左四六

陽阿阿陽互文易訛趙氏引孝成皇后傳及寰宇記是矣可知酈氏所見史漢表有作阿陽萬訢者有作陽阿下訢者其人又別無考見故兩載之是

其慎密處非隔數卷忘之也凡酈氏兩載者當以此意讀之今史表又脫姓名索隱引作齊侯卞訢而漢表則作其石意者古其字作卞與卞相似或訛爲万又訛爲萬耶表序正義又誤引作齊仁

注應劭曰潔陰縣東南五十里有阿陽鄉故縣也

左四六

熊會貞曰按潔陰縣在今濟陽縣西南五十里阿陽縣在今禹城縣南五里禹城在濟陽之西八九十里則阿陽在潔陰之西南無疑此作東南乃傳寫之誤

經又東北過潔陰縣北

右四七

趙戴並據黃省曾本改作潔陽據上文言北潔陰
伏琛謂之潔陽城是特別乎潔陰之稱並無有潔
陽之縣如果漢志有潔陽縣則何須引伏琛之說
注河水右逕潔陰縣故城北

左四七

趙戴於經文並改爲潔陽而此又仍舊趙因此有
王莽之巨武堅持漢有潔陽縣不思前北潔陰酈
氏引風俗記云平原潔陰縣今巨潔亭何不引王
莽之巨武或者王莽以此北潔陰立巨武縣而以
爲漢志失潔陽則誣矣

注右輔城

右四

地形志潔沃有后父城

經又東北過黎城縣北

右四

按黎城當是蓼城之誤漢千乘郡有蓼城縣雖未
知其治所然黎蓼形似可望而知之也若利縣所
右注云濟自薄姑城北又東北過利縣晏謨曰縣
在齊城北五十里在濟水南不得在千乘東北也
謝鍾英引應劭曰蓼城在臨濟縣西北五十里
按注上文引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
城非蓼城汪士鐸謂在博興東亦不近河水皆非
注張君云

右四

按水經山水澤地所在鳥鼠同穴張晏說郭璞爾雅鳥鼠同穴注稱張氏地理記知張氏卽張晏此張君當亦張晏程氏臆度爲張揖戴氏更據大典本改爲張折尤無稽矣

注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

四九右

胡渭謂碣石淪海當在魏齊之世按碣石淪海當卽在王橫後豈待魏齊之世互詳濡水注

